



街景老事

## 走过腊月的老街

文/李 晓

腊月,这是一年中农历的天幕缓缓垂落时刻,也铺开了游子们倦鸟归巢的旅途。

腊月里,年过七旬的程大叔从天津回到老街,他是老街长大的娃。

刚回来的那几天,我一直陪着程大叔在老街巷子里兜兜转转,这个在大都市的游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吞吸着熟悉的老街气息。程大叔在巷子里轻抚老墙老砖,怔怔地望着巷子里那家50多年历史的铁匠铺子里腾起的熊熊炉火,听着捶打铁器的叮叮当当声,他又恍然回到少年时代腊月的一天。那天他从铁匠铺陈师傅那里拿回一把亮光闪闪的菜刀回家递给父亲,父亲捞起铁锅里热气淋淋的腊猪头肉,用这把新打的菜刀给儿子飞快割下一块,少年的他捧着滚烫腊肉,用手撕扯下分给巷子里的小伙伴们一同分享。

这一次,程大叔提前回来,准备在老街过春节。老程带回一架无人机,去办好了相关手续,把无人机从老街升空,沿着老街上空拍摄照片,他要把老街的影像带回天津,好让子孙们明白,他们程家根须是在老街里萌发的。在程大叔拍摄的画面里,我看见在几条老巷里,工人们搭起脚手架,他们正往老旧街区的外墙面喷涂银灰色的真石漆,这是对老街实施改造的一项民生工程。

这个民生工程,暖透了老街人的心肠。老街上的那些老房子,它们大多有六七十年的年岁了。老房子这些年来似乎老得特别快,我偶尔路过苔藓斑斑的老墙边,突然感觉有簌簌而落的灰白墙皮落在我肩头,那仿佛是老街老墙上生出的老年斑。

樊大哥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而今他作为老街的楼栋长,在老街的烟火氤氲里,脾气温和地为居民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收取水电费,笑咪咪地调解着居民们的一些家事。有天,樊大哥对我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老街,难道就这样让它老去吗?当看到老街启动整治工程,在老街包浆的肌理里长出新鲜枝叶,樊大哥宽宽眉宇舒展开来。

像樊大哥这样热心肠的老街人还真不少。腊月里,老街上的王婆婆带着白糕抱上满月的孙子来到老街理发的程师傅店里,一是报喜送白糕,二是免费剃胎发。这些年程师傅定下规矩,凡是老街的新生儿,满月后剃胎发到他店里都免费。在老街理发40多年,程师傅店里的价

格,都是盐巴一样的良心价。还有老街的热心人向大哥,去年夏天老街的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中,向大哥在那个滂沱暴雨夜一直没睡,他打着手电筒来来回回察看临街河流的水位线,4时,河水翻滚着扑向老街,向大哥拿上小喇叭沿着老街跌跌撞撞奔跑,高声呼喊:“河水来了,快跑,快跑!”一些老街居民还在睡梦中,向大哥已顾不得更多了,他用一根木棒捶打着他们的家门大喊着“快跑,快跑”,让老街最后一批人安全撤离。后来,向大哥被我们这个城市授予年度好人,我在视频直播里看见胸前戴着大红花的向大哥发表感言:“其实这些都没啥啊,老街人都是家亲……”

腊月的一天,我看见向大哥推着轮椅上的一个老人沿着巷子吱吱嘎嘎地前行着,那是坐在轮椅上的王老头,他在秋天脑梗发作进医院医治,但出院后已半瘫。王老头有些自暴自弃了,他对家人说,这样活着又有啥意思啊。向大哥知道后,赶紧进了王老头的家门,蹲在他床前说:“王大哥,我们老街人来陪你!”于是,向大哥只要有空,就要推着王老头的轮椅去老街老巷里走走转转。老街上奔涌的地气、烟火气,让王老头枯萎的生命恢复着生机。

老街河流上的百年石拱桥,是老街人心里的“老祖宗”,它与老街人亲人一样相伴。腊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妻子去看望住在老街的母亲,然后来到老桥静坐一会儿。新婚那年,我和妻子在老桥上照了一张合影,她有着海藻一样的长发,我也是黑发茂密闪亮,在烟熏火燎的婚姻生活里,有情意绵绵,也有厌倦疲惫。那天,我与妻子坐在老桥望着桥下流水,我掏出手机,把我收藏的一句话给妻子看:“在美好的婚姻里,一方会慈爱地守护着另一方的孤独。”这句话,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送给妻子的。如果婚姻生活里,两人转化为慈爱而宽容的友谊,这是对生活透彻理解后变得豁达明亮,努力而艰辛的契约达成,也是一种爱的能力。

我去老街看望一棵树冠如云的黄葛树,它已有36年树龄,是当年18岁的我,刚来到老街单位时和同事们一同栽下的。我对这棵黄葛树感到很亲切,常去树下走一走,往铠甲一样的树身上靠一靠,默默吮取着一种力量。我站在这棵树下再次合影留念,树添年轮,我增岁月。

## 往事情怀

## 春为一岁首

文/高雁萍

每年贴春联时,总是小心翼翼,拿出那条珍藏着的“春为一岁首”,张挂起春的气息和年的味道,以及对姥爷的怀念。

我结婚时,姥爷早已从巧报公社离休,并被村里新盖起的桥华饭店聘为总会计。在饭店上班的人,有一多半往日在村里种地,真正会用毛笔写字的没几个,他们要贴的春联,每年都是找人代劳。彼时忽然身边有了个脾气好又成天舞文弄墨的老头儿,可把大伙高兴坏了。姥爷当然也高兴,乐此不疲,腊月复腊月,不紧不慢,为村里人写春联,写完一卷又一卷。后来,兄弟姐妹们一个接一个成家,姥爷写的春联,也跟着一年比一年多。

为我们准备春联的那些个腊月,姥爷先是满大街找着买质量可靠的红纸和经得起日晒雨淋的墨,然后才去斟酌怎么写、写什么。写好了,还得分好,卷好,在每一卷的外皮上用铅笔写上名字。我们按名字,各拿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总觉得,那些年拿到手的不仅仅是春联,更是姥爷送给我们的浓浓年味和浓浓春意,是一年的好开端。当然,笔墨间也寄予着对我们的爱 and 希望。

姥爷写的春联大都阳光明媚、充满生机,多和勤劳、智慧以及鸟语花香的春天有关,却少见恭喜发财、财源滚滚、财源广进等字眼。而个中意味,我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才慢慢有所领悟。

红红的春联一旦贴上,就成了春天的使者,和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福祉;它们要在岗位上坚守,直到下一年新春联喜气洋洋来接班。

自从姥爷去世,我保存下的这条“春为一岁首”,就没舍得抹过糨糊,每年只在屋里张挂。一过正月十五,就像过去的卷轴年画一样,要小心收起,等下一个春节再拿出来。有一次与表妹聊到姥爷写春联的事,她说她也有保存,而且和我一样,要一直保存下去。

二十岁左右时,我忽然心血来潮,想练毛笔字,然后自己写春联。跑去问姥爷晚不晚?姥爷说不晚,但得下功夫练,要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我练了没几天,新鲜劲儿一过,就将笔墨纸砚推开,终成遗憾。

春节过后,逐渐变暖的风,把湖里的坚冰吹成皱水,把柳条的僵硬吹成柔软,把各种各样的风筝吹上蓝天,也把我的记忆再次吹醒。对,是和春天和姥爷和风筝有关。曾经,姥爷用他那些写过无数“春”字和“福”字的粗毛笔、细毛笔,给我们画出一只又一只鱼风筝、鸟风筝。那些风筝飞上天时,我们童年的欢乐,也在春风里横冲直撞、遍地开花。

我忽然觉得,人生能有如此回忆,原来也是一种幸福。